

熊召政 著

張

居

正

張居正

熊召政

# 张居正 · 水龙吟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  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  
张居正/熊召政 著  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3.12

ISBN 7-5354-2679-4

I.张…  
II.熊…  
III.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5473 号

责任编辑:周百义 责任校对:朱久山 梁 风  
装帧设计:方隆昌 责任印制:吴竹敏

---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首壹印刷厂

---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1.375 插页:13

版次: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

字数:1410 千字 印数:20001—28000(套)

---

盒装定价:96.00 元(4 本)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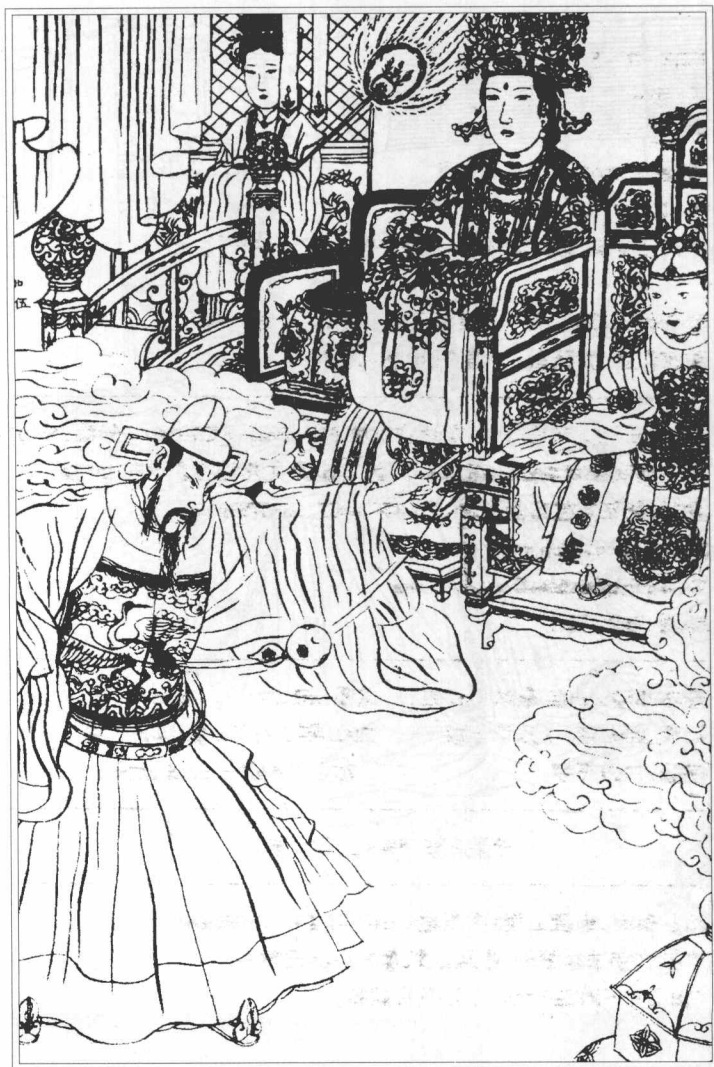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张居正

说着，便  
离座起身  
走到屋子  
中间，面  
对御座上  
的朱翊钧，  
把风葫芦  
往空中一  
摔，熟练  
地扯动绳  
索，那只  
风葫芦便  
随着他的  
手势上下  
翻飞。





玉娘霍

地站起，猛地从怀里抽出那把始终不离身的剪刀，隔着桌子，朝张居正直刺过来。张居正身子一偏，玉娘刺了一个空。



几个虎  
賁勇士应  
声抢步出  
列，三下  
两下就把  
尚未缓过  
神来的盘  
丫吉两只  
手反剪绑  
了个结结  
实实。



当司仪  
宣布公祭  
开始，众  
人肃穆静  
立。哀乐  
大奏一通  
之后，站  
在棺材前  
面的王希  
烈，便开  
始大声吟  
诵他精心  
炮制又经  
几位幕友  
再三润色  
过的祭文。



## 内 容 提 要

该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《张居正》的第二卷。

张居正登上首辅之位后，踌躇满志，意欲重振朝纲，力挽颓政，但国库空虚，只好以胡椒苏木折官员薪俸，岂料此举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，朝臣非议汹汹。为折俸事，储济仓大臣以身殉职，官中大珰徇私舍宝救杀人元凶；六品主事穷愁自尽，高拱余党借机滋事。张居正出于无奈，借助后宫与太监的力量，实行京察，整顿吏治，揭开了万历新政的第一页。

小说展示了万历初年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，不仅是一部形象的政治史，更是一部多彩多姿的风俗史。小说结构开合自如张弛有致，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。读来如行山阴道上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小说语言文白相间，音韵铿锵，与描写的时代融成一体，形成浓浓的历史氛围。小说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地结合起来，既给人以艺术享受，又有穿行历史长廊的感觉。第一卷出版后，评论界对此书评价甚高，认为是“以心灵吟唱历史，以史笔重构文化”的重要历史小说。



## 目 录

- 第 一 回 邸报中连篇诳鬼话 云台内京察定方针…………… 1
- 第 二 回 赳赳武夫寻衅闹事 谦谦君子以身殉职…………… 14
- 第 三 回 度危艰折俸闯大祸 平叛乱誓拔硬头钉…………… 27
- 第 四 回 动贼心思擒拿凶犯 灌迷魂药智骗中官…………… 38
- 第 五 回 析时局大臣商策略 行巨贿主事为升官…………… 50
- 第 六 回 为求人大瑞舍至宝 谈家事首辅释愁怀…………… 63
- 第 七 回 左侍郎借酒论政敌 薰风阁突降种瓜人…………… 77
- 第 八 回 卖艺人席间演幻术 老座主片纸示危机…………… 88
- 第 九 回 议京察大僚思毒计 狎淫邪总管善摧花…………… 98
- 第 十 回 冯公公读折耍手腕 李太后吃茶识股肱…………… 112
- 第 十 一 回 送风葫芦取悦皇上 练隐忍术笼络太监…………… 126
- 第 十 二 回 探虚实天官来内阁 斥官蠹宰辅说民谣…………… 138
- 第 十 三 回 访衰翁决心惩滑吏 弃海瑞论政远清流…………… 149
- 第 十 四 回 荐贪官官府成交易 获颁赐政友论襟怀…………… 162
- 第 十 五 回 老鸨母海淫真齷齪 白浪子嫖妓遇名媛…………… 173

- 第十六回 悍妇人邀功反惹祸 王御史视察出蹊跷…………… 183
- 第十七回 还凤愿李太后礼佛 选替身代皇上出家…………… 194
- 第十八回 大和尚进言多建庙 老国丈告状说舆情…………… 205
- 第十九回 积香庐今宵来显客 花月夜首辅会玉娘…………… 217
- 第二十回 绕内阁官中传圣谕 出命案夜半又惊心…………… 229
- 第二十一回 老苍头含泪卖苏木 大总管领命会巨商…………… 239
- 第二十二回 谈交易奸商偷算账 狎坤道行酒用弓鞋…………… 252
- 第二十三回 繁华酒肆密室开红 寂寥小院主事悬梁…………… 265
- 第二十四回 细说经筵官府异趣 传谕旧闻首辅歉歉…………… 278
- 第二十五回 办丧事堂官招数恶 抨时政侍郎意气昂…………… 291
- 第二十六回 捉档头严查吃空额 示密札紧缚老臣心…………… 303
- 第二十七回 治顽擒凶军门设计 杀鸡吓猴督帅扬威…………… 316
- 第二十八回 黑寡妇勇斗金翅王 毕大爷败走秋魁府…………… 330
- 第二十九回 游管家矫情帮巨贾 金秀才大侃蟋蟀经…………… 343
- 第三十回 交税银杨提举耍滑 对账册王部堂蹙眉…………… 355
- 第三十一回 减免田赋匠心独运 咆哮公堂微臣求谒…………… 366
- 第三十二回 礼部请银心怀叵测 命官参赌为国分忧…………… 375
- 第三十三回 卜玄机近侍先探路 择吉日母子出深宫…………… 387
- 第三十四回 武清伯荐官为私利 邱得用削职因属狗…………… 397

- 
- 第三十五回 众官员公祭童立本 无情火烧毁老胡同…………… 409
- 第三十六回 借拟票宰揆开新政 得密札明月照愁心…………… 420

# 邸报中连篇诳鬼话

## 第一回

### 云台内京察定方针

建极殿后的云台是一处三楹小殿，与乾清宫仅隔着一道乾清门。平日里有什么要紧事，皇上便在这里接见大臣。

这天辰时刚过，只见云台里坐了三个人，御座上坐的是小皇上朱翊钧，张居正与冯保打横坐在两侧。冯保尖细着嗓子，念一份邸报上的条陈：

苏州府知府报告：苏州府治西南太湖之滨，有山自移徙。初犹缓缓移动，渐次甚急，望太湖而趋。偶一村民过之，大惊疾呼曰：“此山要走下湖也！”闻者皆愕然而呼。山随呼即止，已离旧址百数丈矣。

冯保拖腔拖调刚念完，朱翊钧就乐了，他双脚一蹬金踏凳，拍手笑道：

“山还会跑，真有趣。”

冯保干笑了笑，觑了张居正一眼，但见这位首辅敛眉凝神，木头人一样毫无表情，冯保咽了一口唾沫，念开了第二段：

江西抚院来札：南昌府城隍庙殿下庭中生一石，初出地四五寸，越日已长尺余，以后日日渐长。既数日，

已三四尺。其初生时，无人觉之是石，偶一人见曰：“此处想生出山矣。”因此语遂不复长，其生者至今有焉。

这一回小皇上产生了疑惑，他眨巴眨巴眼睛，既像在询问又像是自言自语：

“石头又不是草，怎么能长呢？”

冯保不置可否，接着念第三段：

山西太原府巡抚御史伍可奏词：查太原府静乐县龙泉村民李良云弟良雨忽转女形，见与村民白尚相为妻。隆庆六年正月内，良雨偶患小肠痛，旋止旋发，至二月初九日，卧床不起。有本村民白尚相亦无妻，於雨病时，早晚周旋同宿。四月内，良雨肾囊不觉退缩入肚，转变成阴，即与白尚配偶。五月初一日经脉行通，初三日止，自后每月不爽。良雨方换丫髻女衣，裹足易鞋，畏赧回避不与人知。六月十五日村人得知，稟县拘雨、相同赴审实，稳婆方氏领至马房验，系变形，与妇人无异。乡人议论，称男变为女乃阴盛阳微之兆，以祈修省。

念着念着，冯保心里头就满不自在起来，他不明白张居正为何要弄来这些乱七八糟的邸报以褒圣听，当把最后一个字念完，他便把邸报朝面前茶几上重重一掼，一边端起茶盅来喝茶，一边不停地朝身后头的帷幕张望。朱翊钧年纪虽小，但心眼儿透亮。虽然这三则简报上的奇闻逸事听起来饶有兴味，但从冯保的脸色看又似乎触犯了禁忌。小孩子天生的好奇心受到压制，小皇上顿时不知所措，痴坐在御榻上，不安地搓动双手。



张居正一直在关注小皇上与冯保表情的微妙变化。待冷了一会儿场之后，张居正才开口问道：

“方才冯公公所念简报，请问皇上有何看法？”

朱翊钧生怕答错，指着冯保说：“大伴，你说。”

“荒诞不经。”冯保愤然一晒，嘴中冷冰冰蹦出四个字。

“是，大伴说得对，荒诞不经！”经冯保这么一“点题”，朱翊钧就知道如何回答了，他扳着小指头说：“山走路，石头长个儿，男人变女人，怎么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出来了？”

“皇上问得好！”一向冷峻内向不苟言笑的张居正，此时眉棱一耸，语气凛然说道，“偌大中国，每日里发生一些或者说流传一些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情，原也不足为怪，但奇怪的是，这样一些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情，居然堂而皇之地刊载在通政司的邸报之上！”

张居正突出此言，小皇上顿时愣着了。

朝夕如流光阴荏苒，张居正出任首辅不知不觉已经一月有余。俗话说万事开头难，张居正接下这个首辅可谓难上加难。国库空虚财源枯竭，大臣怙权吏治腐败。每日里往内阁值房里一坐，不管是看奏折邸报，还是与晋见的官员谈话，竟没有一件事顺心。但他还是雷厉风行，在短短时间内办成了两件大事：一是给陈皇后与李贵妃都上了皇太后的尊号；二是部院大臣不称职者都已尽数撤换。前者是为了稳定皇室，讨小皇上与生母李贵妃的欢心，而后者才是真正的大事。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后，钦定百官依职掌权力划分，共有九大衙门，九小衙门。九大衙门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上都察院、通政司和大理寺；九小衙门依次是詹事府、太常寺、太仆寺、光禄寺、鸿胪寺、翰林院、国子监、尚宝司和苑马寺。九大衙门的掌印者，习惯上称为大九卿。九小衙门的主管，俗称小九卿。这十八衙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央政府管理机构。所谓内阁首辅，自孝宗时代起，实际上就是代表皇上，

通过这十八个衙门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。任何首辅上任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治理整顿这十八个衙门，物色堂官人选，张居正也不例外。不过，他不同于其他首辅的是，他并不满足于把这些衙门的堂官尽数换成自己的亲信，而是希望这些衙门能真正做到各尽其责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。因此上任之初，他就表明“不以己之好恶决定用人取舍，而是依据才能推荐部院人选”，尽管他这么表态，但却没有几个人相信他真的会如此去做。张居正久居内阁，对官场的种种龌龊心态早就了然于胸。多年来京城官场中就流传着四句顺口溜：“大九卿有大九九，小九卿有小九九，十八衙门朝南开，堂官跟着首辅走。”短短二十八字可谓绝妙地道出了官场痼疾。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之初，就曾暗下决心，有朝一日如果天遂人愿登上首辅之位，就一定要根除这种积弊。所有大臣忠忱于皇上，听命于政府，本是臣道职守无可厚非，但不能容忍的是大臣们都有自己的小算盘，这样势必会造成结党营私，怙权售利的混乱局面。长此下去，不仅仅皇上的威福只是一句空话，就是天下黎民百姓举头祈盼的国家昌隆的盛世也只是镜花水月而已……

以上这一番思虑，张居正不知道在心里头琢磨了多少次。他一次次想觐见皇上，把这些朝廷大政官场弊端一一说给皇上听。但取笔写帖时，又犹豫着停顿下来：皇上毕竟是十岁的孩子，怎样才能让他明白这些深奥的道理呢？与其匆匆谒见说一大堆晦涩难懂的话，让皇上听得懵里懵懂不知所云，倒不如耐心等待某种契机的出现。昨天下午，张居正翻阅通政司送来的邸报，偶然获得了灵感，觉得可以与小皇上沟通了，遂递帖请旨，定下了今日的会见。

此刻的云台一片寂静。面对一丝不苟的张居正，小皇上有着依赖与敬畏双重心情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又鼓起勇气问道：

“通政司的邸报应该刊载什么？”

张居正捋捋长须，转向冯保说：“冯公公，皇上这个问题，还是烦请你来回答。”

冯保不清楚张居正拿来邸报的真实用意，他担心把这样一些古怪离奇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听多了，会助长孩子的玩愒之心，故满脸的不高兴。但听了张居正方才一席话，又感到这位新首辅并不是存心“误导”皇上，而是别有所指，一颗心也就放下了。再加上张居正对他总是礼敬有加，读邸报时的那点懊恼也就豁然而释，于是微咳一声清清喉咙答道：

“万岁爷，奴才在司礼监呆了十五个年头儿，这期间通政司的邸报，可以说是一期不拉的看过，邸报内容应是各地臣官的职守总汇。各省布、抚、按三台，各府州县官，还有九边总督，河官漕官盐官，他们每天在干啥，是否都是在明赏赉，严诛责，审开塞，守一道，尽明法稽验守土牧民之责，只要一看邸报，便大略可以知道天下吏治情况。张先生拿来的这两份邸报，奴才昨儿个就看过了。一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奴才就像吃了一只苍蝇，恶心得要死，因此没有拿给皇上看。咱不知道张先生为何单单挑出这三篇怪话来念给皇上看。”

冯保话音刚落，张居正立即接过话头说道：“冯公公已把邸报作用讲得透彻。臣今日特意圈出这三个条陈给皇上看，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，我大明天下的这些封疆大吏，府库之臣，现在都在干什么？国库空虚，匪患不绝，官员贪墨，河漕失修，这许许多多关乎朝廷命运国计民生的大事，没有人认真去做，反而弄这些异端那说层层上报，岂不无聊至极！”

张居正言辞锋利。朱翊钧浑身一激灵，又不知该如何办理。正在他嘴角歛动，眼巴巴地看着冯保时，猛听得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冯保身后的帷幕中响起：

“说得好！”

张居正一惊，寻声望去，只见冯保身后的那重猩红的帷幕被两名小内侍拉开，李太后从里面缓缓踱了出来。

却说昨日小内侍送来张居正求见的揭帖，李太后当即决定让小皇上准旨接见，当小皇上表现得紧张为难时，李太后叹道：“也难为你了，一个孩子，要让你同张居正这样天下第一精明的人打交道，不怯场才怪呢。”

母子俩正束手无策时，冯保突然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启禀太后，奴才有个主意？”

“讲。”

“明几个皇上云台接见，太后您也参加。”

“我？”李太后一愣，“我岂能参加，这不给天下人造成了干政之嫌，何况男女有别。”

“这些，奴才都想到了，太后可以坐在平台左侧的帷幕里，这样就近观察张先生，太后就可以明断是非了。”

李太后咬着嘴唇思索了一会儿，点头说道：“看来也只能如此了。”

现在，当李太后从帷幕后面转出来时，张居正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跪下行礼。李太后吩咐冯保去搬椅子，要在御榻前安排坐下。“母后，请坐这儿。”朱翊钧站起来要给李太后让座。李太后瞅着儿子说：“你那是皇帝宝座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僭越坐上去。”出口的话看似随便，寓意却深沉。

行过君臣相见之礼重新坐定，李太后笑吟吟问道：“张先生，咱突然出现，没惊着你吧？”

李太后虽然身份高，但毕竟只有二十八岁，依然是个明眸皓齿气质娴雅的美丽少妇，加之今天并未打算见外臣，所以没有穿戴朝廷命服，只穿了一件“薄如蝉纱，洁比雪艳”的西洋布六幅拖裙，越发像一朵出水芙蓉光彩照人。

尽管张居正能做到非礼勿视，但偶尔一瞥，李太后的绰约风